

趙翼《甌北詩話》說宋詩 ——以蘇軾、黃庭堅詩為討論核心

張高評*

摘 要

本文選擇趙翼《甌北詩話》作為主要之研究文本，聚焦在宋詩宋調之風格，考察其中品藻蘇軾、黃庭堅之文獻，以見乾嘉宗宋詩話論述宋詩特色、唐宋詩異同之一斑。《甌北詩話》十分推崇蘇軾之人格與風格，稱美東坡為天才，謂出以揮灑，全不用力。討論蘇軾詩歌，偏重鍛煉剪裁與自然湊泊、讀書博學與使事用典。稱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為山谷得力處；務為峭拔，不肯隨俗，為黃詩命意所在。對於山谷詩過求新奇，氣乏渾厚，則評價不高。評價蘇軾、黃庭堅詩歌，在「才力雄厚，書卷繁富」方面，以為旗鼓相當。其他，尚論述因難見巧、詩家能新，以文為詩、以小說入詩、文字遊戲、以俗為雅等等，多為宋調所追求。趙翼詩學標榜「詩家能新」，提倡新意新詞，重視才氣性情，此中有具體而微之表現。乾嘉詩話對宋詩特色或正或反之闡釋，將有助於文學史地位之公允評價；繆鉞「唐宋詩異同」，錢鍾書「詩分唐宋」說，將因此而獲得更有力之佐證。

關鍵詞：《甌北詩話》、蘇軾詩、黃庭堅詩、宗宋詩話、宋詩宋調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Ou-Bei Shihua* on Song Poetry: Cases on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Chang Kao-P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I use Zhao Yi's *Ou-Bei Shihua* as the main text, and then search the content related to Su Shi, Huang Ting-Jian and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Hereby, it shows how the pro-Song shihuas, written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dynasties,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poetry and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Ou-Bei Shihua* has the greatest esteem for Su Shi and admires him for the talent of smooth writing. It also mentions on which Song style press, such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laboration and natural writing, learning to be erudite and using allusions to write poems, using skill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to be innovative, using prose or novels as poems, art of wording, and viewing popular tastes as refinement. We would find Zhao Yi's opinions in this composition, which advocate fresh meaning and words, emphasizing the talent and disposition. Whether how shihuas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dynasties interpret the traits of Song poetry, it helps us evaluate the status of Song poetry and Song sty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well as Miao Yue's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and Qian Zhong-Shu's "demarcation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Keywords: *Ou-Bei Shihua*, Su Shi's poems, Huang Ting-Jian's poems, the pro-Song shihuas, Song Poetry and Song Diao

趙翼《甌北詩話》說宋詩 ——以蘇軾、黃庭堅詩為討論核心

張高評

所謂宋詩特色，乃相對於唐詩特色而言。日本京都學派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¹，影響十分深遠。繆鉞闡述「唐宋詩異同」之見解²，錢鍾書提倡「詩分唐宋」之觀點³，大體多不出「內藤命題」之範疇。

錢鍾書《談藝錄·詩分唐宋》稱：「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體格性分既有殊別，於是衍而析分，而有唐音與宋調之差異。表現宋詩特色之風格者，謂之宋調。明清詩話所論，要以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風指稱宋調。《甌北詩話》品題東坡、山谷詩藝，即在表彰宋調風格，辨明唐宋詩異同，標榜宋詩特色，亦可見乾嘉宗宋詩話尊崇宋調之一斑。

今為篇幅所限，乾嘉宗宋詩話祇選擇趙翼《甌北詩話》一家，作為主要研究文本。梳理其中述說蘇軾、黃庭堅之詩學文獻，同時注目有關唐宋詩異同，以及宋詩特色之論點。清人對蘇軾詩、黃庭堅詩之接受，宗唐宗宋詩學之消長流變，宋詩宋調之特徵與價值，藉此得以考見。乾嘉詩話對宋詩特色或正或反之闡釋，將有助於宋詩與宋調文學史地位之公允評價；繆鉞「唐宋詩異同」，錢鍾書「詩分唐宋」說，將因此而獲得更有力之佐證。

趙翼（1727-1814），字雲崧，號甌北。工詩，與袁枚、蔣士銓齊名，世稱乾隆三大家。長於史學，精於考證。著有《甌北集》、《甌北詩話》、《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等書。趙翼論詩，注重才氣、心思、工夫，主張抒寫性靈，提倡獨創、爭新，反對復古模擬，往往突破尊唐宗宋之樊籬。⁴其《甌北詩話》選評唐宋以來十大

¹ 王水照：《鱗爪文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173-178。

² 繆鉞：《詩詞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36-37。

³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頁1-5。

⁴ 陳伯海主編：《唐詩學史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5），頁683-687。

詩人，於宋推重蘇軾與陸游二人，黃庭堅之詩藝，未蒙青睞，自有其詩學理念之權衡與體現。清張維屏《聽松廬文鈔》評《甌北詩話》，以爲「扶摘精微，指陳得失；語多切當，非僅見方隅、橫生議論者可比也。」清王藻、錢林《文獻徵存錄》沿襲之，所撰〈趙翼傳〉因以爲言。⁵清黃培芳《香石詩話》卷2，評《甌北詩話》：「能不失矩矱，不致貽誤後生，勝於《隨園詩話》矣。」⁶以爲就袁枚、趙翼二家詩話較論，「固以《甌北》爲優」，可見其詩學價值。

趙翼詩風，同屬袁枚性靈一派，所著《甌北集》、《甌北詩話》，有具體而微之反映。《甌北集》53卷，大抵與《甌北詩話》12卷⁷可以相得益彰，相互發明。趙翼所作詩歌，內容豐富多彩，風格自成一家。其門生祝德麟《甌北集》，以爲趙翼之詩「好見才、好論駁、好詼笑」，「而其得力則似專在宋人焉」⁸，可見其風格與趨向。綜要言之，其詩風有四端：一、風趣諧俗，饒有意味；二、博洽典瞻，資書爲詩；三、以議論爲詩，精深警闢；四、得江山之助，雄麗豪健⁹，與《甌北詩話》論詩，堪稱桴鼓相應。以袁枚爲首之性靈詩派，崇尚性情之自然流露，主張隨意揮灑表達；企圖掙脫詩歌創作中之清規戒律和沉重枷鎖，而展現自由、活潑、天然、通俗。趙翼作詩，主張「本從性情出」、「性靈乃其要」，可見詩風與袁枚同調。清蔣士詮序其詩集，謂「興酣落筆，百怪奔集，雄麗奇恣，不可逼視」；袁枚敘其作詩，「目之所寓，即書矣；心之所之，即錄矣；筆舌之所到，即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即闌入矣」¹⁰，誠所謂「忽正忽奇，忽莊忽俳」，稗史方言，皆可以入詩，隨興揮灑，不避庸俗，可以想見。不過，趙翼自由、通俗之詩風，往往如兩面刃，利弊

⁵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附錄五；清·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38，頁1464；清·王藻、錢林：《文獻徵存錄·趙翼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1428。

⁶ 蔣寅：《清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2005），〈嘉慶、道光卷〉，頁452。

⁷ 清·趙翼：《甌北詩話》，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⁸ 清·祝德麟〈甌北集·序〉，見於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頁1445。

⁹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前言》，頁17-19。又有稱其詩歌，有五大特色者：思想新穎，見解警闢；敢于疑古，善於疑古；揭露時弊，關心民生；從現象看本質，自小事悟哲理；語妙詼諧，饒有風趣。參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370-375。

¹⁰ 清·蔣士詮：〈甌北集序〉；清·袁枚：〈甌北集序〉；清·王昶：〈湖海詩傳〉。分別收入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頁1439、頁1440、頁1430。

相生。錢鍾書《談藝錄》評其詩：「格調不高，而修辭妥貼圓滿」；「能說理運典，恨鋒芒太露，機調過快，如新狼毫寫女兒膚，脂車輪走凍石坂」；「筆滑不留手」，「動目而不耐看」，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滑利恣肆，蘊藉情韻稍稍短缺故也。

南宋以來至晚明詩壇之唐宋詩之爭，中經滿清肇建，直到中日甲午戰敗，乃蔚為「桃唐禰宋」之紛爭，前後約 250 年。¹¹桃唐禰宋之消長盛衰，既攸關世運升降，亦是才人代出，各領風騷之形勢使然。其中，清代乾嘉詩學之雲蒸霞蔚，自是一大關鍵。為辨章學術，考鏡淵流，筆者檢閱《甌北詩話》卷 3、卷 11 論述宋詩資料，梳理其中品評蘇軾、黃庭堅詩，聚焦在宋詩宋調之資料，得 20 餘則。為便於闡說，乃擇精取要，類聚群分，分為二大項論證之：其一，評價蘇軾、黃庭堅詩之優劣；其二，標榜宋調之風格特質，闡說如下：

一、評價蘇軾、黃庭堅詩之優劣

（一）推崇蘇軾之人格與風格

蘇軾（1036-1101），號東坡，為宋詩宋調之代表，與黃庭堅（1045-1105）齊名，並稱蘇、黃。南宋紹興年間，黨禁已除，元祐學術大開，呂本中十分推崇蘇軾，《童蒙詩訓》以為：「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眾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¹²王十朋〈讀東坡詩〉，亦稱：「東坡文章冠天下，日月爭光薄風雅。」¹³同時，又有所謂「蘇黃優劣之爭」，推崇蘇黃者固有之，而揚蘇抑黃、抑黃揚蘇，乃至一味貶斥蘇、黃者亦有之。¹⁴審美好尚不同，故見仁見智如此。

¹¹ 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4），頁 297-382。

¹² 宋·呂本中：《童蒙詩訓》，收入郭紹虞校輯：《宋詩話輯佚》（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頁 252。

¹³ 宋·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415。

¹⁴ 王友勝：〈歷代蘇黃詩優劣之爭及其文學史意義〉，《中國蘇軾研究》第 3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 83-100。

其後，歷經金元、明代、清初，詩界文苑有所謂「唐宋詩之爭」¹⁵，大抵黨同伐異，於是宗唐詩學所云「宋詩之習氣」、「非詩之特色」，多以之指斥蘇、黃詩歌，誠如所言，則詩品可謂卑下不足道矣。¹⁶然經明末公安三袁、清初宗宋詩家之反撥辯證¹⁷，乾嘉詩話評點之顯微闡幽，於是蘇、黃漸受肯定，宋詩宋調漸受褒美。至同光體詩人出，乃蔚為宗宋學宋之風起雲湧。¹⁸其間之消長盛衰，形成宋詩接受史，唐音與宋調之流變史，亦由此可見一斑。¹⁹

趙翼《甌北詩話》標榜意新詞新，追求獨到創發，準此以品評唐宋元明清十位詩人，堪稱實事求是，衝破尊唐宗宋之壁壘。於唐，推崇杜甫、韓愈；於兩宋，則鍾情於蘇東坡與陸放翁，皆宋詩宋調之代表與巨擘。對於蘇東坡，推崇褒贊可謂極致，尊奉為天才，稱許為天人，歎賞其「才大無所不可」，如云：

坡詩不尚雄傑一派，其絕人處在乎議論英爽，筆鋒精銳，舉重若輕，讀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試即其詩，略為舉似。五古如……七古如……。此皆坡詩中最上乘，讀者可見其才分之高，不在功力之苦也。²⁰

坡詩不以煉句為工，然亦有研煉之極，而人不覺其煉者。如……此等句在他人雖千鎚萬杵，尚不能如此爽勁，而坡以揮灑出之，全不見用力之跡，所謂天才也。²¹

趙翼推崇東坡為「天才」詩人，其持論有二：一云「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二云「研煉之極，而人不覺其煉」，大抵巧奪天工，如太白詩之天然去雕飾，故曰「不在功力之苦」、「不見用力之跡」，才分極高，揮灑自如，此即所謂天才。蘇軾天生英才，而又博極群書，厚積而薄發，故其使事用典，能左右逢源、得心應手若是。趙

¹⁵ 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長沙：岳麓書社，1983）。

¹⁶ 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香港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1期，（臺北：學生書局，2002），頁83-158。

¹⁷ 張高評：〈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收入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上）（高雄：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頁87-122。

¹⁸ 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359-415。

¹⁹ 曾棗莊：《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263-413。

²⁰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95-1196。

²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214。

翼論詩，講究性靈；以爲詩歌雖出自性靈，本於天賦，然亦不廢工夫人巧，天才與學力一致不二。故其〈書懷〉詩云：「乃知人巧處，亦天工所到」²²；《甌北詩話》不滿李夢陽以天才學力評價李白、杜甫，以爲「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性靈與學力可以相得益彰。²³《甌北詩話》又稱美東坡於句法字法，往往別求新奇，古所未有；主要緣於大氣旋轉之體現，才大無所不可，故「筆力所到，自成創格」；「隨筆所至，自成創句」，誠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²⁴品評東坡詩藝，獨標「創格」與「創句」，此實趙翼創新理念之投影。明清宗唐詩話或有非薄宋詩、黃庭堅詩者，然賞愛東坡詩卻爲諸家所同。清吳之振《宋詩鈔·東坡詩鈔》云：「世之訾宋詩者，獨於子瞻不敢輕議」²⁵；如明前後七子雖貶抑宋詩，然謝榛、王世貞論詩卻獨推東坡，以爲才高學博，長於化臭腐爲神奇。清初毛奇齡不喜蘇詩，賀裳《載酒園詩話》甚至批評蘇詩「多粗豪處、滑稽處、草率處，又多以文爲詩，皆詩之病。然其才自是古今獨絕。」²⁶雖肯定東坡之天才，然批判其「以文爲詩」之詩病，自是宗派習氣使然。趙翼《甌北詩話》對於東坡詩歌造詣之超凡入聖，有較持平之見，如：

坡詩有云：「清詩要鍛煉，方得鉛中銀。」然坡詩實不以鍛煉爲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面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獨絕也。今第就七言律論之，如：「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有美堂暴雨〉）「人未放歸江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遊杭州詩〉）……此數聯固坡集中最雄偉之作，然非其至也。「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與潘郭二生同遊憶去歲舊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次張十七贈子由詩〉）「倦客再遊今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書普庵長老壁〉）……此數十聯，乃是稱心而出，不假雕飾，自然意味悠長，即使事處，亦隨其意之所欲出，而無牽合之跡。此不可以聲調格律求之也。又如〈和荊公絕句〉云：「春到江南花自開。」在僑耳，夜過諸黎之家云：「中原北望無

²²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頁515。

²³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2，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51。

²⁴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2144。

²⁵ 清·吳之振、呂留良編：《宋詩鈔》（上海：三聯書店，1988），頁117。

²⁶ 清·賀裳：《載酒園詩話》，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427。

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覺千載下猶有深情，何必以奇警雄鷺見長哉！²⁷

東坡作詩，受老莊思想影響，崇尚「文理自然，姿態橫生」。²⁸一方面強調：「清詩要鍛煉，方得鉛中銀」；一方面又講究「自然流出，全不著力」；「稱心而出，不假雕飾」，雄偉之作如此，意味悠長諸篇亦如是，詩美追求兩重境界，固宋代審美文化雙重模態之體現，亦東坡詩之所以獨絕者。蘇軾曾示人以「捷法」，所謂「衝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軌」²⁹；〈書吳道子畫後〉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³⁰，蘇軾作詩之不拘一格，大膽創新，亦由此可見。要皆技進於道，離形得似，由有法優入無法之境界追求。³¹筆者以為：此即趙翼詩風天然渾成，不尚雕琢之反射。趙翼論詩曾云：「詩非苦心作不成，佳處又非苦心造。……偶於無意為詩處，得一兩句自然好。乃知茲事有化工，琢玉鏤金漫施巧。」³²又曾夫子自道謂：「枉為耽佳句，勞心費剪裁。生平得意處，卻自自然來。」³³自然、無意，乃其作詩之三昧。趙翼論宋詩，大抵從創新與才氣著眼，故推崇蘇軾詩自然渾成之特色，亦欣賞驅遣才學，涉筆成趣之風格。東坡詩既不甚鍛煉，故所作或包舉不寬，或氣象魄力不足，此其所短也。如趙翼所云：

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不甚鍛煉。如少陵〈登慈恩寺塔〉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以十字寫塔之高，而氣象萬千。東坡〈真興寺閣〉云：「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以二十字寫閣之高，尚不如少陵之包舉，此煉不煉之異也。又少陵〈出塞〉詩：「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覺字句外別有幽、燕沉雄之氣。坡公〈五丈原懷諸葛公〉

²⁷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96-1197。

²⁸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頁1418。參考徐中玉：《論蘇軾的創作經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頁33-46。

²⁹ 宋·周紫芝：《竹坡詩話》，收入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348。參考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211-219。

³⁰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頁2213。參考黃鳴奮：《論蘇軾的文藝心理觀》（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7），頁62-67。

³¹ 有法至無法之境界，參考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頁190-243。周來祥、儀平策：〈論宋代審美文化的雙重模態〉，《文學遺產》2（1990），頁61-69。

³²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卷10，頁190。

³³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卷46，頁1191。

詩：「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搥。」雖形容軍容整肅，而魄力不及遠矣。³⁴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曾較論唐宋詩人登樓詩，稱引蘇軾〈真興閣寺〉、〈登靈隱寺塔〉，以為「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又引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許為「窮高極遠之狀，可喜可愕之趣，超軼絕塵而不可及」。³⁵張戒論詩，貶斥蘇、黃，於是特舉東坡「不工」之語，以對杜甫鍛煉之詩，則亦何所不可？趙翼《甌北詩話》相沿不察，又從而渲染東坡「一瀉千里」之不「煉」，徒令人惑。東坡詩自有鍛煉精工處，亦有不甚鍛煉處；既已「放筆快意，一瀉千里」，又如何能兼顧「鍛煉」？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稱蘇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³⁶；東坡〈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自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³⁷，觀此，可以解惑。東坡以天生英才作詩，故放筆快意，揮灑出之，不甚鍛煉，不假雕飾，雖時見爽勁獨絕，然與杜甫登塔詩相較，東坡詩遠不如杜甫之宏闊包舉，氣象萬千。若以摹寫邊塞景觀而言，東坡所作，意境與魄力似亦不如老杜。其中關鍵，即在煉與不煉之殊異。舊題白居易《金鍼詩格》曾論及作詩貴鍛煉：「煉句不如煉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南宋魏慶之《詩人玉屑》亦標列「煅煉」一欄，可見詩文不厭百回改。³⁸東坡亦自知：「清詩要淘鍊，乃得鉛中銀」，顧踐履運化何如耳。

成語，為於古有徵之固定詞組，為高度濃縮、精要凝煉之文字，於文學遺產中，富於繼往開來之意義，無異漢字文化圈之共同貨幣。以成語入詩，且經由陶鑄而成佳對，其中最富剪裁工夫，靈心妙手往往此中可見。《甌北詩話》稱東坡最長於此道，妙於剪裁，固與學博才長有關。如云：

詩人遇成語佳對，必不肯放過。坡公尤妙於剪裁，雖工巧而不落纖佻，其由

³⁴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201-1202。

³⁵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454-455。

³⁶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收入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669。

³⁷ 宋·蘇軾著，清·馮應榴注，黃任軻等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925。

³⁸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金鍼詩格》（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頁327-328；宋·魏慶之：《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71），頁172-179。

才分之大也。如：「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贈孫莘老〉）「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寄陳述古〉）「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過永樂長老已卒〉）「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孔長源挽詩〉）「大木百圍生遠籟，朱弦三歎有遺音。」（〈答仲屯田〉）「公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此等詩雖非坡公著意之作，然自然湊泊，觸手生春，亦見其學之富而筆之靈也。³⁹

古典詩文，頗具有象徵性（暗示性）與裝飾性。在詩歌，對偶的象徵性較裝飾性之價值為高。⁴⁰作詩而屬對精切，銖兩悉稱，本已難能可貴，何況鎔裁成語而又造語巧妙？《詩人玉屑》有「屬對」一目，頗言其用例。成語經靈心剪裁而為佳妙之偶對者，往往為東坡之能事，如上述〈贈孫莘老〉、〈寄陳述古〉、〈過永樂長老已卒〉諸聯，要皆「工巧而不落纖佻」，自然湊泊，觸手生春。所以然者，趙翼以為乃東坡「學富而筆靈」，有以致之。博洽典瞻，學問精深，使事用典，瀾翻無窮，本是趙翼詩歌特色之一。以此而品評東坡，亦所謂夫子自道。由此看來，讀書博學，奉為作詩之根柢，《甌北詩話》於此，闡說十分詳切，如：

坡公熟於《莊》、《列》諸子及漢、魏、晉、唐諸史，故隨所遇，輒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臨時檢書者所能辦也。如……以上數條，安得有如許切合典故，供其引證？自非博極群書，足供驅使，豈能左右逢源若是？想見坡公讀書，真有過目不忘之資，安得不歎為天人也。⁴¹

趙翼長於文史考證，備言東坡詩使事用典之原委，凡十餘例。推崇東坡之「博極群書，足供驅使」，故隨其所遇，而能左右逢源。趙翼作詩，用典多，使事切，尤其七律幾乎達到「語無不典，事無不切，意無不達，對無不工」之地步。⁴²蘇詩之汪洋恣肆，金銀鉛錫，皆歸鎔鑄，故能變化唐詩，以成宋調。推崇東坡之博極群書，左右逢源，自有其詩學主張在。自杜甫詩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蘇、黃學杜

³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97。

⁴⁰ 所謂象徵性（暗示性），指舉出吟詠對象的一部分，卻是描繪對象的整體部分。〔日〕古田敬一著，李森譯：《中國文學的對句藝術》（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頁185-204。

⁴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98-1199。

⁴²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前言》，頁28。

得其啓示，多深信讀書有益於作文。復得印本寫本圖書之二元傳播，於是蘇軾〈稼說送張琥〉提示：「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⁴³，遂成宋人追求知識學問之集體意識。黃庭堅教人作詩，亦強調讀書精博，〈與王觀復書〉所謂「長袖善舞，多錢善賈」。⁴⁴影響所及，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乃批評江西末流「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雖標榜「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又下一轉語，宣稱：「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⁴⁵筆者以為，此乃宋代圖書流通便捷所生發之傳媒效益⁴⁶，勢不得不然。博觀厚積之詩觀，宗唐詩話如王夫之、賀裳、吳喬、馮班、毛奇齡、田同之引以為病者⁴⁷，乾嘉宗宋詩話如葉燮、翁方綱、趙翼、吳之振、黃宗羲、徐乾學、全祖望、汪師韓、邵長蘅諸家，多標榜為詩法典範。⁴⁸宗唐宗宋詩風之不同，此其一大端。

（二）批判黃庭堅詩之得失

蘇軾、黃庭堅為宋詩宋調之代表。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稱：「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⁴⁹劉克莊《後村詩話》亦云：「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⁵⁰世所謂元祐體，指東坡體、山谷體；且所謂元祐學術，亦指蘇、黃二家之詩文。東坡、山谷二家，改變「唐風」，「始自出己意以為詩」，遂有自家之面目，正是宋詩之代表，宋調之典範。

宋詩之有蘇、黃，猶唐詩之有李、杜。由於宗派指向與審美趣味之異同，中唐

⁴³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頁340。

⁴⁴ 宋·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等校點：《黃庭堅全集·宋黃文節公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頁470。

⁴⁵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詩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26。

⁴⁶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156-160。

⁴⁷ 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頁96-121。

⁴⁸ 張高評：〈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頁94-121。

⁴⁹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頁26。

⁵⁰ 宋·劉克莊撰，王秀梅點校本：《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6。

以降，詩家好談「李杜優劣論」⁵¹；南宋開始，文壇則喜言「蘇黃爭名說」。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首揭蘇、黃爭名，相互譏誚之說⁵²，吳炯《五總志》、王若虛《滹南詩話》等附和之；王楙《野客叢書》謂蘇、黃互相推許，未嘗相互譏誚。⁵³從諸家所言爭名、譏誚，以及優劣軒輊、因革得失之間，蘇、黃二家風格之異同，已呼之欲出。

蘇、黃爭名說，清初以後往往衍為蘇、黃風格之比較論，清代詩話頗有述說。如喬億〈劍谿說詩〉卷上、張晉本《達觀堂詩話》卷4、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1、劉熙載《藝概》卷1等等。⁵⁴趙翼《甌北詩話》亦有詳說，如：

北宋詩推蘇、黃兩家，蓋才力雄厚，書卷繁富，實旗鼓相當，然其間亦自有優劣。東坡隨物賦形，信筆揮灑，不拘一格，故雖瀾翻不窮，而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則專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而無從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處，隨其意之所之，自有書卷供其驅駕，故無拮據痕跡。山谷則書卷比坡更多數倍，幾於無一字無來歷，然專以選才庀料為主，寧不工而不肯不典，寧不切而不肯不奧，故往往意為詞累，而性情反為所掩。此兩家詩境之不同也。林艾軒論蘇、黃詩：「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妝裹。此坡、谷之別也。」見《許彥周詩話》。⁵⁵

趙翼評價蘇軾、黃庭堅詩，以為在「才力雄厚，書卷繁富」方面，二家「實旗鼓相當」。然就詩境比較，蘇、黃詩歌卻又有別：其一，風格殊異：東坡詩隨物賦形，不拘一格，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詩專以拗峭避俗，無從容游泳之處。其二，使事不同：東坡隨意所之，無拮據痕跡；山谷則無一字無來處，往往意為詞累，性情反為所掩。《許彥周詩話》稱丈夫與女子之見客，出場時率性與妝裹不同，可作蘇黃詩風殊別之形象寫照。趙翼詩話對蘇東坡詩之品評，已詳上文，今但討論對黃山谷

⁵¹ 參考馬積高：〈李杜優劣論和李杜詩歌的歷史命運〉、蔡鎮楚：〈論歷代詩話之李杜比較論〉，分別收入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頁289-300、309-318。

⁵² 宋·胡仔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334。

⁵³ 參考曾棗莊：〈評蘇黃爭名說〉，收入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188-204。

⁵⁴ 見於傅璇琮編：《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高雄：麗文文化出版公司，1993），頁286、330、368。

⁵⁵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11，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331。

詩得失之論述。

以「奇」字品題山谷詩，為宋金詩論家之常言：《後山詩話》云：「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張戒《歲寒堂詩話》稱：「山谷只知奇語之為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⁵⁶；陳巖肖《庚溪詩話》謂：「至山谷詩，清新奇峭，頗道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⁵⁷金人元好問〈論詩絕句〉之二十二：「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⁵⁸；推揚之者，稱黃詩「奇而有法」；貶抑之者，謂之「有奇而無妙」，持此以論蘇、黃詩，或毀或譽，評價不一。趙翼《甌北詩話》對於山谷之一味新奇，評價不高，如：

魏泰《臨漢詩話》：「山谷詩專求古人未使之事，而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⁵⁹

《石林詩話》：「魯直自矜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為晚年最得意之句。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其氣較健」云。按此二聯，亦不過取意稍新異，終無甚意味也。《陳後山詩話》謂「魯直學杜，過於求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乃奇耳。」⁶⁰

李西涯《懷麓堂詩話》：「熊蹯、雞蹠，筋骨有餘，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厭飫天下。黃魯直詩，大抵如此。」⁶¹

趙翼作詩，有精深警闢者，多小中見大，寓物說理；又有雄麗豪健者，多縱橫捭闔，氣勢不凡，已見上述。⁶²故《甌北詩話》引述諸家詩話論斷黃庭堅詩，一則曰「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二則曰「取意稍新異，終無甚意味」；三則曰「黃過於求奇，

⁵⁶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入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頁306；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464。

⁵⁷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182。

⁵⁸ 金·元好問撰，郭紹虞箋：《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頁73-75。郭紹虞案語：「翁方綱舉〈述書賦〉為例，證元好問初無貶抑蘇、黃之意。」

⁵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11，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332。

⁶⁰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11，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332。

⁶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11，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333。

⁶² 錢鍾書曾以「詩之情韻氣脈須厚實」，「思理語意必須銳易」評價趙翼詩，以為「動目而不耐看」。見氏著：《談藝錄》，頁134。

不如杜之遇物而奇」；四則曰「筋骨有餘，肉味絕少，不足厭飫天下」，此就傳統審美心理之慣性品評言之，是亦持平之論。翁方綱《石洲詩話》卷3，亦援引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之言，謂黃庭堅詩「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然偏求渾厚而乏新奇，又淪為李夢陽之流之「鵬鯨」。⁶³論者以平易美、艱難美分指蘇軾、黃庭堅二家詩歌之審美特徵。蘇詩如彈丸脫手、圓美流轉，多「輕舟已過萬重山」之易；黃詩如枯木橫臥、槎牙突兀，具「八節灘頭上水船」之艱。進一步指出：艱難美，具有複雜性、緊張性、廣闊性之美。筆者以為，山谷詩句法之新奇，取意之新異，「筋骨有餘，肉味絕少」之好奇，即是上述所謂「艱難美」。綜考山谷詩之「奇」，或指詩境之生新美，或稱詩語之峭拔美，或即詩韻之拗澀美，或表現為詩構之複合美⁶⁴，山谷詩之「奇」、之獨特不群，或緣於此。宋代詩話稱山谷詩之「奇」，即是清方東樹《昭昧詹言》所云：「黃只是求與人遠。所謂遠者，合格、境、意、句、字、音、響言之。此六者有一與人近，即為習熟，非韓（愈）、黃（庭堅）宗旨矣。」⁶⁵凡此，皆攸關言與意之創造性。由此觀之，山谷之「奇」、或指新奇、或指奇崛、奇特、奇異；若然，皆有助於創意造語之追求陌生化美感，利病相生，實不必作求全之責備。

山谷詩特色之一，為遣詞用字無一字無來處。山谷〈答洪駒父書〉其二云：「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南宋江西詩派風行，皆深信杜詩「無一字無來處」。趙次公著《杜詩先後解》即認定杜詩「往往一字緊切，必有來處，皆從萬卷中來」；而所謂來處，指句中有字、有語、有勢、有事，凡四種。⁶⁶平情而論，字字求出處，難免資書以為詩，傾向藝術技巧之側重。而宗宋詩之趙翼《甌北詩話》頗稱道之，云：

詩寫性情，原不專恃數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則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詩者借

⁶³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3，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423-1424。

⁶⁴ 王守國：〈山谷詩美學特徵論〉，收入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75-88。

⁶⁵ 清·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228。參考張高評：〈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創意與造語——兼論宋詩之獨創性與陌生化〉，《文與哲》14（2009.6），頁135-144。

⁶⁶ 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1、26-27。

彼之意，寫我之情，自然倍覺深厚，此後代詩人不得不用書卷也。⁶⁷

趙翼論詩，提倡性靈，強調才氣，也同時注重書卷學問。以為學問書卷之於詩材，有「不得不用」之需求。此與梁鍾嶸《詩品·序》所謂「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⁶⁸，迴不相侔。世變日亟，圖書傳播多元，「知識就是力量」，遂成為變革之推手，情勢使然。趙翼作詩，亦長於用典工巧，表現出「資書以為詩」之學人之詩本色來。由於注重書卷學問，故論詩講究讀書博學，以為如此「久乃能自鑄偉詞」。若推本溯源，則考求來歷，用心出處，熟讀精思，至於得力處，往往可以蔚為「詩人之奇」：

劉夢得論詩，謂「無來歷字，前輩未嘗用」。孫莘老亦謂「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山谷嘗拈以示人，蓋隱以自道。又嘗跋〈枯木道人賦〉，謂「閒居熟讀《左傳》、《國語》、《楚詞》、《莊周》、《韓非》諸書，欲下筆先體古人致意曲折處，久乃能自鑄偉詞，雖屈、宋不能超此步驟也」。又語楊明叔云：「詩須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用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昔得此秘於東坡，今舉以相付」云。此可見其得力之處矣。⁶⁹

呂伯恭《紫微詩話》云：「范元實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⁷⁰

黃庭堅得力處有二：其一，為「無一字無來處」，閒居時熟讀諸書，「欲下筆先體古人致意曲折處」，如此有本有源，本立而道生，「久乃能自鑄偉詞」。黃庭堅詩歌創作主張「奪胎換骨、點鐵成金」，都可以發揮以故為新的效果。儘管清初之杜詩研究者，對杜詩「無一字無來歷」，有諸多質疑與駁正，開啓杜詩闡釋史之新途徑。⁷¹《甌北詩話》卻能不顧流俗，持續肯定山谷及江西詩人之論說。蓋趙翼泛覽群書，學富識精，博洽典贍，以書卷學問提供詩材，作為鎔鑄陶冶之資，有以才學為詩之習氣。

⁶⁷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10，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314。

⁶⁸ 梁·鍾嶸：《詩品·序》，收入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頁4。參考張伯偉：《鍾嶸詩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30-236。

⁶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11，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331。

⁷⁰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11，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333。

⁷¹ 孫微：《清代杜詩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78-85。

與黃庭堅詩風同氣相求，故推重如此。其二，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為原型之轉化再生，創造性之新奇組合，多有助於詩境之生新美，詩語之峭拔美，以及詩構之複合美。宋詩以俗為雅，或為體類之轉化，或為題材之轉化，或為語言之轉化，或為品格之轉化⁷²，多有助於詩美之生、新、變、異。《甌北詩話》即指出：務為峭拔，不肯隨俗，為山谷一生作詩命意之所在：

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於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其弊。山谷因之，亦務為峭拔，不肯隨俗為波靡，此其一生生命意所在也。究而論之，詩果意思沈著，氣力健舉，則雖和諧圓美，何嘗不沛然有餘？若徒以生闢爭奇，究非大方家耳。山谷詩，如「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皋」，《潛夫詩話》謂可為律詩之法。又如「與世浮沉惟酒可，隨人憂樂以詩鳴」，此真獨闢蹊徑。至如洪龜父所賞：「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此不過昔人未經道過，其實無甚意味。吳曾《能改齋漫錄》記：「歐陽季默問東坡云：山谷詩何處最好？坡不答。季默舉其〈雪〉詩云：『夜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亦佳耶？」坡曰：「正是佳處。」此雖東坡鑒賞，然終不免村氣矣。⁷³

山谷所作律詩，講究聲律，其詩「務為峭拔，不肯隨俗」。《甌北詩話》論詩廣徵諸家，斷以己意，或以為律詩之法，或以為獨闢蹊徑，或謂未經人道過，或云正是佳處，所評多與趙翼所標榜之創新詩論，殊途同歸。以生闢爭奇，加之以和諧圓美，則詩有「意思沈著，氣力健舉」之美，山谷詩之佳妙處亦近之。宋陳巖肖《庚溪詩話》稱：「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奇峭清新，前人未道，其自成一家者在此。論者稱：奇崛、奧峭、瘦硬、生新的風格，可以造成一種力度和美感，這是山谷詩在藝術上突出的特點。此種風格，可以掃除熟爛、軟弱、平庸、膚淺的詩風，追求更高的格調和氣韻。⁷⁴持以觀趙翼所云，可

⁷² 張高評：《宋詩特色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00），頁388-408。

⁷³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11，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331-1332。

⁷⁴ 白敦仁：〈論黃庭堅詩〉，收入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選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67-69。

以相互發明。若持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山谷詩觀之，可以二語概括：一曰以驚創為奇，二曰著意與人遠，如方東樹所云：

涪翁以驚、剝為奇，意、格、境、句、選字、隸事、音節，著意與人遠，此即恪守韓公「去陳言」、「詞必己出」之教也。故不惟凡、近、淺、俗、氣骨輕浮，不涉毫端句下，凡前人勝境，世所程式效慕者，尤不許一毫近似之，所以避陳言，羞雷同也。而於音節，尤別剝一種兀傲奇崛之響，其神氣即隨此以見。杜、韓後，真用功深造，而自成一家，遂開古今一大法門，亦百世之師也。⁷⁵

著意與人遠，故作詩取生避熟，陳言務去；以驚創為奇，縱然題材狹小、平凡，也盡心創意，致力造語，此即山谷所謂「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也。」⁷⁶有此「著意與人遠」、「不許一毫近似之」之詩思，遂能音節別創，而自成一家。於是山谷詩之審美，遂有出人意表之新奇感，詞必己出之創發力，挺拔不群之超勝性、兀傲奇崛之節奏感。⁷⁷山谷詩之佳處妙處，即是此等。清王士禛〈論詩絕句三十五首〉稱美山谷：「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許傳衣躡後塵」；王漁洋鈔《七言詩凡例》亦推崇山谷天姿高、筆力雄，自闢門庭。黃庭堅詩學，其實呈現有趣之悖論：一方面刻意為詩，好奇尚硬；一方面又要求無異于文，自然平淡，反對雕琢求奇。⁷⁸翁方綱《石洲詩話》卷 8 載存上述之說，且言「漁洋極推山谷，似是山谷知己」，亦指清新奇遠之風格而言。⁷⁹至於《甌北詩話》卷 11 引《東坡詩話》稱讀魯直詩「不敢復論鄙事」，詩文如蟾蜍江瑤柱，「格韻高絕」，則與博極群書之學識，治心養氣之不俗有關，攸關宋代詩學之學養與識見課題⁸⁰，不贅。

由此觀之，《甌北詩話》對於黃庭堅詩之評價，有褒有貶，遠不如蘇軾之受推尊。趙翼稱道黃庭堅之使事用典，驅遣書卷，可以使詩情「倍覺深厚」，此乃黃詩「得力

⁷⁵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頁 314。

⁷⁶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頁 303。

⁷⁷ 張高評：〈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創意與造語——兼論宋詩之獨創性與陌生化〉，頁 135-144。

⁷⁸ 參考黃寶華、文師華：《中國詩學史·宋金元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頁 117-129。

⁷⁹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 1506-1508。

⁸⁰ 參考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頁 135-152。

之處」。至於黃詩之追求新奇，指為「氣乏渾厚，無甚意味」；黃詩之「務為峭拔，不肯隨俗」，趙翼卻認為：「以生關爭奇，究非大方家耳」；至於獨闢谿徑、昔人未經道過者，趙翼亦以為「無甚意味」、「不免村氣」。有褒有貶，其尺度自與趙翼之創作經驗，詩學理念若合符節。

二、標榜宋調之風格特質

錢鍾書《談藝錄·詩分唐宋》稱：「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體格性分既有殊別，於是衍而析分，而有唐音與宋調之差異。因此，體現宋詩風格者不必為宋人，如唐之杜甫、韓愈、白居易、孟郊等，實即唐人之開宋調者。⁸¹

趙翼說詩，與袁枚同調，都強調詩歌之發展與新變。⁸²其〈論詩〉詩曾云：「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觀化〉詩亦曰：「眼前何一非新意，猶只恆河裏一沙」；〈靜觀〉詩亦云：「從來風月屬詩家，惜未潛參跡象賒」；〈靜觀二十四首〉之二十四亦謂：「花故年年開，詩亦代代加」⁸³；有此認知，故較能平心對待明、清以來之尊唐宗宋之爭。趙翼既注重詩歌發展之創新規律，自然能欣賞宋詩之風格，宋調之美妙。其〈論詩〉云：「詞客爭新角短長，迭開風氣遞登場。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⁸⁴論詩之宗風取向，可以窺知。

北宋之蘇軾、黃庭堅，為宋詩特色之集大成，歐陽脩、王安石、梅堯臣，亦皆宋詩特色之助成者。總之，表現宋詩特色之風格者，謂之宋調。明清詩話所論，要以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風指稱宋調。桐城詩派、同光體詩人之宗尚師法，亦多體現宋調之風格。《甌北詩話》、《石洲詩話》品題東坡、山谷詩藝，即在表彰宋調風格，

⁸¹ 錢鍾書：《談藝錄》，頁2。

⁸² 鄺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505-506。

⁸³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頁1091、1173、1295、1301。

⁸⁴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頁1375。

辨明唐宋詩異同，標榜宋詩特色，亦可見宗宋詩話尊崇宋調之一斑。今梳理《甌北詩話》，得其標榜宋調風格者尚有四端：一、因難見巧；二、詩家能新；三、破題為詩（以文為詩、以小說入詩）；四、遊戲文字，論述如次：

（一）因難見巧

清蔣士銓〈辯詩〉云：「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⁸⁵，宋人作詩面對盛極難繼之困境，順應之道為「因難見巧」，蓋師法韓愈奇險之詩風，而又有所發揚。歐陽脩《六一詩話》率先揭示韓愈用韻之「因難見巧，愈險愈奇」⁸⁶；《甌北詩話》引述之：

昌黎古詩用韻，有通用數韻者，有專用一韻者。《六一詩話》謂「其得韻寬，則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譬如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騁，惟意之所至；於蟻封水曲，又疾徐中節，不少蹉跌。此天下之至工也。」今按……其用窄韻，亦不止〈病中贈張十八〉一首。如〈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一首，又〈會合聯句〉三十四韻，洪容齋謂除「蠓」、「蛹」二字，《韻略》未收，餘皆不出二腫之內。……⁸⁷

韓愈作詩用韻，「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猶走馬「於蟻封水曲，又疾徐中節，不少蹉跌」，此種因難見巧，號稱「天下之至工」，最為蘇軾、黃庭堅、王安石所擅長。東坡作〈雪後書北臺壁二首〉，用「尖」、「叉」窄韻詠雪，而王安石〈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和之。蘇東坡原唱，長於押險韻，因難見巧，工穩而有味。王荊公亦用尖、叉險韻，往復唱和，然不及東坡之工妙。東坡後又作〈謝人見和前篇二首〉，欲以驚世駭俗，實已大不如原唱之精彩。清高宗《御選唐宋詩醇》卷34稱東坡尖、叉韻詩，「古今推為絕唱。數百年來，和之者亦指不勝屈。」然在當時，王安石六和其韻，尚且「支湊勉強，貽人口實」，何況其他？⁸⁸由此可見，

⁸⁵ 清·蔣士銓著，邵海清校，李夢生箋：《忠雅堂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986。

⁸⁶ 宋·歐陽脩：《六一詩話》，收入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頁272。

⁸⁷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3，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66-1167。

⁸⁸ 清·高宗敕編：《御選唐宋詩醇》，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4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詩押險韻，欲因難而見巧，自非天份高、學力精如東坡者，不易工妙。

宋人作詩除選押險韻，挑戰韻窄，以見「因難見巧」外，最普遍尋常者為和作、次韻，蔚為一代風氣。南宋費袞《梁谿漫志》稱：「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⁸⁹「荆公和叉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大抵蟠胸有數萬卷書，可供其抽取驅遣，然後韻與意會，造語渾成乃佳。⁹⁰因難見巧，為宋人追求「美好出艱難」之境界，錢鍾書嘗喻為「明珠走盤而不出於盤」、「駿馬行蟻封而不蹉跌」，猶載著腳鐐手銬而能舞蹈，嚴加限制而大家始顯身手。⁹¹除險韻、和詩之外，禁體白戰詩，自我設限，禁用勿用系列之類似字詞，追求「於艱難中特出奇麗」之美感，能者「出入縱橫，何可拘礙」，不能者往往闕筆廢歎，不能成章。⁹²山谷詩追求詩境生新、詩語峭拔、詩韻拗澀，在雅語言、俗語言皆已被道盡之宋代，何一而非因難見巧，精益求精？山谷〈跋子瞻醉翁操〉，評論東坡詞：「因難以見巧，故極工」；序胡宗元詩集，以為胡詩「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頗似自家所論詩人之態。⁹³蘇、黃二家詩作與詩學體現如此，宋詩宋調之風格已隱然見於其中。

（二）詩家能新

新創變異，為詩歌語言主體特徵之一，亦才人代出，各領風騷之關鍵策略。宋陳師道《後山詩話》評價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以為「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⁹³，此不明新創變異之道者。清賀裳《載酒園詩話》論蘇軾「以文為詩」，

館，1983），頁662。

⁸⁹ 宋·費袞：《梁谿漫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864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頁737。

⁹⁰ 舒展選編：《錢鍾書論學文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頁162-164。

⁹¹ 張高評：〈白戰體與宋詩之創意造語：禁體物詠雪詩及其因難見巧〉，《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9（2009.5），頁185-210。

⁹² 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等校點：《黃庭堅全集·宋黃文節公全集》，頁411、659。

⁹³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入清·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187。

為「詩之病」⁹⁴；毛先舒《詩辨坻》稱「退之多以文法為詩」，見譏為「儉父」⁹⁵，亦皆昧於文學發展，貴在變異新創之妙，以及陌生化美感者也。趙翼《甌北詩話》論詩，標榜意新與詞新，顯然與上述諸家大異其趣，而頗近於蘇、黃所倡之宋詩宋調：

元遺山〈論詩〉云：「蘇門若有功（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此言似是而實非也。「新」豈易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詩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為嫌，是必拾人牙後，人云亦云；否則抱柱守株，不敢踰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⁹⁶

新創之道，變異為其方法，陌生化美感則其效果。趙翼論詩，強調創發與新奇，揭示二語，作為「詩家能新」之具體指標：「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且據此批駁元好問〈論詩〉稱「坡詩百態新」之非是。強調命意用典之生新創新，凸顯未經人道，古所未言。趙翼〈讀杜詩〉曾云：「不創前未有，焉傳後無窮」，此之謂也。案，宋人作詩追求自成一家，其中「不經人道，古所未有」⁹⁷，正與意新語新之詩家語言標榜，相互發明。《甌北詩話》之宗宋，堪稱長於繼志述事。

掙脫規律，隨意揮灑，自由活潑，全方位開放之詩思，在文學寫作或創作論上，必然追求生新與創造。蓋如此，方足以獨闢谿徑，而自成一家。試考察《甌北集》，觀趙翼所作論詩詩，可以知其旂向，如：

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論詩〉五首之一）⁹⁸

老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論詩〉五首之二）⁹⁹

古來好詩本無數，可奈前人都佔去。想他怕我生同時，先出世來搶佳句。……

⁹⁴ 清·賀裳：《載酒園詩話》，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427。

⁹⁵ 清·毛先舒：《詩辨坻》，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67。

⁹⁶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202。

⁹⁷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5），頁79-85。

⁹⁸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卷28，頁630。

⁹⁹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卷28，頁630。

古來寧遂無餘地？代有作者任取將。浣紗女亡出環燕，拔山人去生關張。真仙不藉舊丹火，神醫自有新藥方。……（〈連日翻閱前人詩戲作效子才體〉）¹⁰⁰

杜詩久循誦，今始識神功。不創前未有，焉傳後無窮。一生為客恨，萬古出羣雄。吾老方津逮，何由昇穀中。（〈讀杜詩〉）¹⁰¹

老杜詩，宋人稱為詩聖，推為典範¹⁰²；明人以之為楷模，悉心摹擬。¹⁰³清初以來，「無一字無來歷」之討論，「詩史」說之反思，錢謙益、朱鶴齡注杜公案之紛擾¹⁰⁴，在在凸顯杜甫詩學造詣之不朽典範與恆久楷模地位。趙翼詩學既主張掙脫戒律枷鎖，因此，挑戰典範，疏離本色之餘，自有推陳出新、新變代雄之追求。〈論詩〉詩強調：詩壇在天工與人巧爭新逐奇之推轂下，就算有詩界之天才能「預支五百年新意」，奈何「到了千年又覺陳」。可見，作詩當日新又新，必推陳出新，與時俱進，乃謂得之。又宣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述百年」，突破了貴古賤今、唐宋詩優劣之牢籠，肯定代有才人，各領風騷。〈連日翻閱前人詩戲作效子才體〉詩意，前四句同《陳輔之詩話》所載王安石之語：「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¹⁰⁵不過，陳輔之與趙翼在明示困境之後，都下一轉語，提出救病良方，強調新變可以代雄，所謂：「浣紗女亡出環燕，拔山人去生關張」，無論美人或英雄，都是江山代有，都能各擅勝場，此即前述〈論詩〉所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之意。所謂「不藉舊火」，「自有新方」，可見其提倡創新之詩思。創新之不朽價值，〈讀杜詩〉曾揭示：「不創前未有，焉傳後無窮？」杜詩之神功，在於能創前與善傳後，此方是可大可久、影響深遠之大詩人。趙翼論詩詩所云新意、新鮮、新人、新方、創前、傳後，與《甌北詩話》所倡「詩家能新」，殊途同歸，可以相互發明。

¹⁰⁰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卷35，頁812。

¹⁰¹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卷39，頁943。

¹⁰²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頁43-62。

¹⁰³ 朱易安：《唐詩學史論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213-233。

¹⁰⁴ 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41-232。孫微：《清代杜詩學史》，頁78-113。

¹⁰⁵ 宋·陳輔之：《陳輔之詩話》，收入郭紹虞：《宋詩話輯佚》，頁309。

《甌北詩話》卷4曾言：「大凡才人好名，必創前古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¹⁰⁶由於提倡「創前古所未有」，故論詩標榜「意未經人說過，書未經人用過」。要之，詩歌之傳世不朽，關鍵在有無創造性。梁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稱：「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此之謂也。品藻唐宋大家名家，即持此矩度：稱李白、杜甫「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評韓愈推擴少陵奇險處，「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至昌黎又斬新開闢，務為前人所未有」；「昌黎不但創格，又創句法」。¹⁰⁷評元、白唱和詩，為「古所未有」；評白居易古律詩，「又多創體，自成一格」¹⁰⁸；評以文為詩，至東坡而「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¹⁰⁹創新理論之標榜，乃趙翼詩學之一大核心。將「創新」視為一種獨立之審美價值，且作為最重要之審美標準。論者指出：這是趙翼對傳統詩學之重大突破。¹¹⁰與蘇、黃等宋代詩人之求創追新，前後呼應。

（三）破體為詩

韓愈、蘇軾之以文為詩，於創造性思維而言，為新奇組合，異質會通，意新語新往往而有。宗唐詩話執著於以詩為詩、以詞為詞之本色論、尊體說，當然未能欣賞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之變體、破體之文體改造美與新變美。《甌北詩話》標榜「詩家之能新」，更具體表現在討論以文為詩、以小說入詩、文人遊戲、以俗為雅方面。嘗試以創造性思維詮釋之，相對於宋代尊體辨體¹¹¹，復雅崇格而言¹¹²，自是致力意新語新之嘗試，如：

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

¹⁰⁶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4，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75。

¹⁰⁷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3，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64、1167、1168。

¹⁰⁸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4，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75-1176。

¹⁰⁹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95。

¹¹⁰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777。

¹¹¹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158-162。

¹¹² 秦寶明：〈論宋代詩歌創作的復雅崇格思潮——宋代詩歌思潮論（上）〉，收入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編：《中國首屆唐宋詩詞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頁612-635。

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蓋李詩如高雲之游空，杜詩如喬嶽之轟天，蘇詩如流水之行地。讀詩者於此處著眼，可得三家之真矣。¹¹³

詩與文，各有其體，本來此疆彼界，涇渭分明。韓愈長於文，又能詩，為疏通致遠，變化體格，乃始倡以文為詩。歐陽脩學韓愈，東坡學歐陽脩，發揚光大，亦以文為詩，大放厥詞。其審美效應為「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頗切合趙翼「詩家能新」，自成一家之主張。趙翼推崇東坡之以文為詩，「如流水之行」，「左旋右抽，無不如志」；「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固然由於東坡「胸中書卷繁富」之發用，「天生健筆」之揮灑；同時詩歌之散文化，疏通了雅緻，突破了格律，亦是關鍵。趙翼學養淵博，工於使事用典，其詩語或如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遂失之輕浮油滑。趙翼詩遣詞用語如此，故能欣賞「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如流水之行」、「無不如志」諸以文為詩之美。

詩歌之散文化與詞之詩化一般，不特為文類間之創意組合，更為文體之改造與新生，文學之生存與發展，提供絕佳之轉型機會。詩之與文，至唐代已分別獨立，自成一類，各有本色。韓愈長於詩、文，為突破舊界限，開拓新天地，於是嘗試以古文之章法句法為詩，變抒情寫懷為哲理議論、化複句為單句、以語尾虛字入詩。¹¹⁴雖非本色當行，卻為處窮求變之文體，展示一種革故鼎新之嘗試。北宋文壇，變體破體之風盛行，以文為詩、以賦為詩、以詩為詞、以文為四六，蔚為風氣。¹¹⁵蘇軾優於文，妙於詩，長於詞，工於賦，繼踵韓愈之以文為詩，《甌北詩話》稱「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可見其效益。¹¹⁶南宋劉辰翁〈趙仲仁詩序〉曾言：「韓、蘇（詩）傾竭變化，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復可憾者，蓋以其文人

¹¹³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195。

¹¹⁴ 程千帆：〈韓愈以文為詩說〉，見於莫礪鋒編：《程千帆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303-327。

¹¹⁵ 張高評：〈破體與創造性思維——宋代文體學之新詮釋〉，廣州《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9：3（2009），頁20-31。

¹¹⁶ 以文為詩之效應，當如南宋王灼《碧雞漫志》卷2稱東坡所云：「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自是指「以詩為詞」之豪放詞而言。參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冊，頁85。

之詩也」¹¹⁷；趙翼肯定東坡以文為詩，稱其別開生面，則生新創造可見；品評為一代大觀，則奇文偉構可知。

觸類而長，則東坡之以小說入詩，以俗為雅，亦新創奇異之詩思，如云：

坡在惠州，〈白鶴觀新居將成〉詩云：「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
〈遊羅浮和子過〉詩云：「汝當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按唐明皇射沙苑，偶中一鶴，帶箭飛去。後明皇幸蜀，偶憩一寺，壁有掛箭，即御箭也。僧云：「昔友徐佐卿者留此箭，俟箭主來還之。」乃知鶴即佐卿所化也。蔡少霞夢入仙都，書〈蒼龍溪新宮銘〉，其文乃紫陽真人山玄卿所撰，見薛用弱《集異記》。房次律悟前身為智永禪師，亦見柳子厚《龍城錄》。皆唐人小說也。想坡公遭遷謫後，意緒無聊，借此等稗官脞說遣悶，不覺闌入用之，而不知已為後人開一方便法門矣。¹¹⁸

東坡〈又題柳子厚詩〉稱：「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¹¹⁹東坡作詩長於即俗為雅，又見於吳可《藏海詩話》。¹²⁰東坡著有《東坡志林》、《仇池筆記》、《漁樵閑話錄》等筆記小說。¹²¹即《艾子雜說》之滑稽詼諧，或亦出於東坡之手筆。¹²²由此觀之，東坡寫作詩文之餘，尚撰寫當時視為不登大雅之堂之小說，可見馳騁於雅俗之際，能入能出，又能出能入，自是東坡本色。《甌北詩話》考證東坡貶惠州所作二詩，使事用典，一出薛用弱《集異記》、一出柳宗元《龍城錄》，皆唐人傳奇小說。趙翼以為東坡「借此等稗官脞說遣悶，不覺闌入用之」，斷定此舉「已為後人開一方便法門矣！」詩歌之小說化，白居易〈長恨歌〉、韋莊〈秦婦吟〉已開其端。¹²³而蘇東坡更優為之，即俗為雅，融化雅俗為一體，使之俗中有雅，雅中有

¹¹⁷ 宋·劉辰翁：《須溪集》卷 6，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1088 冊，頁 4。

¹¹⁸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 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 1216。

¹¹⁹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頁 2109。

¹²⁰ 宋·吳可：《藏海詩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479 冊，頁 10。

¹²¹ 見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第 1 編第 9 冊，頁 1-248。

¹²² 孔凡禮：〈《艾子》是蘇軾的作品〉，《文學遺產》3（1985），頁 39-42；朱靖華：〈論《艾子雜說》確為東坡所作〉，《朱靖華古典文學論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頁 405-416。

¹²³ 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101-129；張高評：《會通化成與

俗，自我創新，自我作古。東坡文字的創新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受俗文學影響者，而俗文學又受他的影響，「二者交相爲用，而天下耳目爲之一新矣。」¹²⁴以小說入詩，即俗爲雅，相較於雅正文學而言，乃爭新獨到之詩美追求。《甌北詩話》卷4云：「大凡才人好名，必創前古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東坡足以當之。

（四）遊戲文字

集句詩、回文詩、諧謔詩、吃語詩等遊戲文字，皆俳優格之流亞。歷代詩話多持負面評價，如宋嚴羽稱：「只成戲謔，不足法也」；明吳訥則病其「終非詩體之正」；徐師曾亦譏其「以文滑稽，不足取也」；胡應麟品題爲：「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成」；清代王士禛看成「終近遊戲，不必措意」；沈德潛亦以爲「近於戲弄，大雅弗取」；薛雪亦宣稱：「原屬遊戲，何暇及此？」沈濤則直斥：「小言破義，君子弗尚。」¹²⁵唯趙翼《甌北詩話》論東坡集句、回文、諧隱、吃語詩諸作，獨能欣賞其「風趣湧發」，爲之「忍俊不禁」，此詼諧通俗之美：

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詩贈坡，坡答曰：「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云：「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予戟。」又云：「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又云：「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似譏集句非大方家所爲。然坡又有集淵明〈歸去來辭〉作五律十首，則不惟集句，且集字矣。坡又有〈題織錦回文〉三首，此外又〈回文〉八首，大方家何至作此狡獪！蓋文人之心，無所不至，亦遊戲之一端也。〈戲孫公素懼內〉……則仍典雅不作惡戲。〈席上代人贈別〉云……此本是古體，如「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之類，非另創體也。劉監倉家作餅，坡曰：「爲甚酥？」潘邠老家釀酒甚薄，坡曰：「莫錯著水否？」因集成句曰：「已傾潘子錯著水，更

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頁265-266。

¹²⁴ 王利器：《蘇東坡與小說戲曲》，收入孫欽善、曾棗莊等主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頁360-361。

¹²⁵ 諸家之說，分見《滄浪詩話·詩體》、《文章辨體序說·雜體詩》、《文章明辨序說·詼諧詩》、《師有詩傳續錄》、《說詩碎語》卷下、《一瓢詩話》、《匏廬詩話》卷上。明胡應麟的觀點最有代表性，《詩藪》外編卷2：「詩文不巧大業，學者雕心刻腎，窮書極夜，猶懼弗窺奧妙，而以遊戲廢日，可乎？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迴文〉、傅咸〈集句〉，亡補於詩，而反爲詩病。」見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2596。

覓君家為甚酥。」則一詩戲笑，村俚之言，亦併入詩。又有口喫詩，……因題句云：「玄鴻橫號黃檨峴，皓鶴下浴紅荷湖。」座客皆笑，請再賦一首。坡詩云：「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掛經。高竿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荊筲供饋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又〈和正甫一字韻〉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荊管。奇孤甘揖汲古綆，僥覬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獪加間關。」此二詩使口吃者讀之，必至滿堂噴飯。而坡遊戲及之，可想見其風趣湧發，忍俊不禁也。¹²⁶

集句、回文、諧謔、吃語諸詩，「形式材料上翻新出奇，逞才弄巧；內容意境上，調笑譏嘲，涉於遊戲」，類似俳優之逗趣與戲藝，故統名俳優格¹²⁷，或謂之遊戲文字。嚴羽、吳訥、徐師曾、胡應麟、王士禛、沈德潛、薛雪等宋明清詩論家多以為「詩道之下流」、「大雅弗取」，趙翼卻能知人論世，理解為「文人之心」、「遊戲之一端」。既未如前述諸家批判為詩病、非詩，反而讚賞「村俚之言，亦併入詩」；「使口吃者讀之，必至滿堂噴飯」；想像其「風趣湧發，忍俊不禁」之遊戲三昧。此種遊戲文字，東坡最優為之，黃庭堅、王安石、楊萬里等大家亦工此道，要之，多與蘇、黃所主張之以俗為雅、所表現之「打諢通禪」、遊戲三昧，遙相呼應。¹²⁸此等遊戲文字，逗趣與獻藝兼而有之，故世人以為俗不近雅，而宋人津津樂道之。宋朱弁《風月堂詩話》稱美蘇軾陶鑄詩材之工夫，為「點瓦礫為黃金手」：「街談巷說，鄙里之言，經其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處！」¹²⁹《西清詩話》亦以為言。¹³⁰趙翼能賞識東坡突破傳統樊籬，開創詩歌嶄新世界，與《甌北詩話》論詩主張獨創與爭新，

¹²⁶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5，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200-1201。

¹²⁷ 張敬有四篇「文字遊戲」的論文：〈我國文字應用中的諧趣——文字遊戲與遊戲文字〉，《幼獅學誌》14：3、4（1977.12），頁62-103；〈曲詞中俳優體例證之探索〉，《國立編譯館館刊》7：1（1978.6），頁1-31；〈詞體中俳優格例證試探〉，收入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頁195-217；〈詩體中所見的俳優格例證〉，《臺大中文學報》2（1988.11），頁9-30。

¹²⁸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162-171。

¹²⁹ 清·王文誥輯訂：《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臺北：學生書局，1967），附《諸家雜綴酌存》，引《風月堂詩話》，今本失載。

¹³⁰ 宋·蔡條：《西清詩話》，收入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297-298。

可謂百慮一致，殊途同歸。

遊戲筆墨，漢魏六朝已有之；唐代杜甫詩之戲題，元白詩之唱和，韓愈詩之嘲諷，作品漸多。宋代歐陽脩、梅堯臣之諧謔，蘇軾所作集句、回文、吃語、禽言，尤具時代特色，要皆「戲言近莊，反言顯正」，切近所謂「遊戲三昧」之趣味。學界研究指出：蘇軾之諧謔書寫，不但展現作家之生命歷程，亦且呈現東坡之真實性情。¹³¹由此觀之，諧謔書寫之功能，不異一般詩體之創作。就宋代人生觀致力「揚棄悲哀」言之，蘇軾詩之遊戲三昧近似黃庭堅，蘇、黃之諧謔調笑，正是宋詩表現樂觀曠達之一種「興寄」法。¹³²清人評述宋詩之優長，稱：「取材廣，而命意新」，遊戲書寫確實為其中一面向。趙翼所作〈問魴魚〉、〈齒痛〉、〈一蚊〉諸詩，幽默詼諧，嘲諷世態，風趣諧俗正與東坡詩風不異。《甌北詩話》卷12〈各體詩〉，論述建除體、藥名體、八音歌、口吃詩、五仄詩、雙聲體、藏名詩之倫，標榜其「創體」、「創見」，考辨其「已有」、「非創」。由此可見，趙翼詩材來源廣泛，牛溲馬勃，兼收並蓄，然後交付陶冶鍛鍊，往往化俗為雅。《甌北詩話》卷5引東坡言：「清詩要鍛鍊，方得鉛中銀」，實無異夫子自道。

三、結語

以蘇軾、黃庭堅為代表之宋詩，經由學唐、變唐，而拓唐、新唐，於是創造性損害了典範，逆轉了唐詩之語言，疏遠了唐詩之本色，蔚為宋詩自家之風格與特色。宋詩唐詩既存在若干異同，南宋以來，遂衍為唐宋詩之爭，歷經金、元、明、清，沸沸揚揚，甚至淪為意氣之紛擾。清代乾嘉時期，形成「桃唐禰宋」之詩風，自是詩學之一大關鍵。

¹³¹ 張蜀蕙：〈蘇軾諧謔書寫與唐宋戲題文學〉，收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第五屆，宋代詩學》（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2000），頁59-94。

¹³²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32-36。錢志熙：《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127-130。

為辨章學術，考鏡淵流，筆者檢閱清代趙翼《甌北詩話》，梳理其中卷3、卷11品評蘇軾、黃庭堅詩，以及論斷宋詩宋調之資料，得20餘則。為便於闡說，分（一）評價蘇軾、黃庭堅詩之優劣；（二）表彰宋調之風格特色二項述說之。詮釋解讀，則間引《甌北集》之詩作與《甌北詩話》之詩論穿插論證，相互發明。期待本研究之成果，有助於宋詩與宋調文學史地位之公允評價；繆鉞「唐宋詩異同」，錢鍾書「詩分唐宋」說，能因此而獲得更有力之佐證。

趙翼《甌北詩話》標榜意新詞新，追求獨到創發，推崇褒贊蘇東坡，尊奉為天才，稱許為天人，稱美東坡於句法字法，往往別求新奇，古所未有，故「筆力所到，自成創格」；「隨筆所至，自成創句」。東坡作詩，一方面強調：「清詩要鍛煉，方得鉛中銀」；一方面又講究「自然流出，全不著力」；「稱心而出，不假雕飾」，詩美追求兩重境界，固為宋代審美文化之體現，亦是東坡之所以獨絕。雖時見爽勁獨絕，然或不如杜甫之宏闊包舉與氣象萬千。摹寫邊塞景觀，意境與魄力似亦不如老杜。其中關鍵，即在煉與不煉之殊異。凡所評述，大多與趙翼之詩學觀相呼應。

成語經靈心剪裁而為佳妙之偶對者，往往為東坡之能事。所以然者，趙翼以為乃東坡「學富而筆靈」，有以致之。故讀書博學，為作詩之根柢，《甌北詩話》於此，闡說十分詳切。趙翼長於文史考證，推崇東坡之「博極群書，足供驅使」，故隨其所遇，而能左右逢源。自杜甫詩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蘇、黃學杜得其啓示，多深信讀書有益於作文。筆者以為，此乃宋代圖書流通便捷所生發之傳媒效益，勢不得不然。博觀厚積之詩觀，宗唐詩話如王夫之《薑齋詩話》、賀裳《載酒園詩話》、吳喬《圍爐詩話》、馮班《鈍吟雜錄》、毛奇齡《西河詩話》、田同之《西圃詩說》諸家，引以為病者，乾嘉宗宋詩話如葉燮《原詩》、翁方綱《石洲詩話》、趙翼《甌北詩話》，以及徐乾學、吳之振、黃宗羲、汪師韓、邵長蘅、全祖望等，多標榜為詩法典範。

提倡讀書博學，厚積薄發，長於使事用典，為東坡詩之一大特色，所謂以才學為詩、學人之詩者是。《甌北詩話》推崇東坡詩之使事用典，謂學富筆靈，觸手生春。趙翼評價蘇軾、黃庭堅詩，以為在「才力雄厚，書卷繁富」方面，二家「實旗鼓相當」。然就詩境比較，蘇、黃詩歌確又風格殊異，東坡詩隨物賦形，不拘一格，不見

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詩專以拗峭避俗，無從容游泳之處。使事亦不同：東坡隨意所之，無拮據痕跡；山谷則無一字無來處，性情反為所掩。《許彥周詩話》稱丈夫與女子之見客，出場時率性與妝裹不同，可作蘇黃詩風殊別之形象寫照。

山谷詩之特色，其一為遣詞用字，無一字無來處。字字求出處，難免傾向藝術技巧。而宗宋詩之趙翼《甌北詩話》頗稱道之。其二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原型之轉化再生，創造性之新奇組合，多有助於詩境之生新美，詩語之峭拔美，以及詩構之複合美。《甌北詩話》指出：務為峭拔，不肯隨俗，為山谷一生作詩命意之所在。山谷詩之奇句，或可作律詩之法，或真獨闢谿徑，或為昔人未經道過。若持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山谷詩觀之，可以二語概括：一曰以驚創為奇，二曰著意與人遠；則山谷詩工於創意與造語，自不待言。趙翼卻以為：以生闢爭奇，究非大方之家；且氣乏渾厚，無甚意味，不免村氣，貶斥之意顯明。

宋詩特色形成於北宋元祐間，其後蘇門、黃門弟子踵事增華，變本加厲，於是蔚為宋調之風格。唐詩、宋詩，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於是衍而析分，而有唐音與宋調之差異。明清詩話所論，要以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風指稱宋調。《甌北詩話》品題東坡、山谷詩藝，即在表彰宋調風格，辨明唐宋詩異同，標榜宋詩特色，亦可見宗宋詩話尊崇宋調之一斑。今梳理《甌北詩話》，得其表彰宋調風格者尚有四端：曰因難見巧、詩家能新、破體為詩（以文為詩、以小說入詩）、遊戲文字。

宋人作詩面對盛極難繼之困境，順應之道為「因難見巧」，蓋師法韓愈奇險之詩風，而又有所發揚。歐陽脩《六一詩話》率先揭示韓愈用韻之「因難見巧，愈險愈奇」，《甌北詩話》引述之。此種因難見巧，號稱「天下之至工」，最為蘇軾、黃庭堅、王安石所擅長。宋人作詩除選押險韻，挑戰韻窄，以見「因難見巧」外，最普遍尋常者為和作、次韻，蔚為一代風氣。大抵蟠胸有數萬卷書，可供其抽取驅遣，然後韻與意會，造語渾成乃佳。因難見巧，為宋人追求「美好出艱難」之境界。除險韻、和詩之外，禁體白戰詩，自我設限，禁用勿用系列之類似字詞，追求「於艱難中特出奇麗」之美感。山谷詩追求詩境生新、詩語峭拔、詩韻拗澀，在雅語言、俗語言皆已被道盡之宋代，何一而非因難見巧，精益求精？蘇、黃二家詩作與詩學體現如此，宋詩宋調之風格已隱然在其中。

新創變異，為詩歌語言主體特徵之一，亦才人代出，各領風騷之關鍵策略。宋陳師道《後山詩話》評價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以為「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昧於文學發展，新創變異之道者。新創之道，變異為其方法，陌生化美感則其效果。趙翼論詩，強調創發新奇，揭示二語，作為「詩家能新」之具體指標：「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且據此批駁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稱「坡詩百態新」之非是。案，宋人作詩追求自成一家，其中「不經人道，古所未有」，正與意新語新之詩家標榜，相互發明。《甌北詩話》之宗宋，堪稱長於繼志述事。

韓愈、蘇軾之以文為詩，於創造性思維而言，為新奇組合，致力異質會通，意新語新往往而有。宗唐詩話執著於以詩為詩、以詞為詞之本色論、尊體說，當然未能欣賞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之變體、破體新變。《甌北詩話》標榜「詩家之能新」，更具體表現在討論以文為詩、以小說入詩、文人遊戲、以俗為雅方面。韓愈長於文，工於詩，為突破舊界限，開拓新天地，於是嘗試以古文之章法句法為詩，變抒情寫懷為哲理議論、化複句為單句、以語尾虛字入詩。雖非本色當行，卻為處窮求變之文體，展示一種革故鼎新之嘗試。蘇軾優於文，妙於詩，繼踵韓愈之以文為詩，《甌北詩話》稱「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可見此種新奇組合之效益。趙翼肯定東坡以文為詩，稱其別開生面，則新創可見；品評為一代大觀，則奇偉可知。觸類而長，則東坡之以小說入詩，以俗為雅，亦新創奇異之詩思。

東坡寫作詩文之餘，尚撰寫當時不登大雅之堂之小說，可見馳騁於雅俗之際，能入能出，又能出能入，自是東坡本色。《甌北詩話》考證東坡貶惠州所作二詩，使事用典，皆出唐人傳奇小說。趙翼以為東坡「借此等稗官脞說遣悶，不覺闌入用之」，斷定此舉「已為後人開一方便法門矣！」蘇東坡即俗為雅，融化雅俗為一體，使之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自我創新，自我作古，於是改造了小說之體質。以小說入詩，即俗為雅，相較於雅正文學而言，乃爭新獨到之詩美追求。《甌北詩話》卷4云：「大凡人才，必創前所未有而後可傳也。」東坡足以當之。

遊戲文字，乃俳優格之流亞，歷代詩話多持負面評價。唯趙翼《甌北詩話》獨能欣賞其「風趣湧發」，為之「忍俊不禁」。集句、回文、諧謔、吃語諸詩，「形式材料上翻新出奇，逞才弄巧；內容意境上，調笑譏嘲，涉於遊戲」，宋明清詩論家多以

爲「詩道之下流」、「大雅弗取」，趙翼卻能知人論世，理解爲「文人之心」、「遊戲之一端」。既未如前述諸家批判爲詩病、非詩，反而讚賞其遊戲三昧。此種遊戲文字，東坡最優爲之，黃庭堅、王安石、楊萬里等大家亦工此道。要之，多與蘇、黃所主張之以俗爲雅、所表現之「打諢通禪」、遊戲三昧，遙相呼應。其突破傳統樊籬，開創詩歌嶄新世界，與《甌北詩話》論詩主張獨創與爭新，可謂百慮一致，殊途同歸。

引用書目

1、原典文獻（依時代先後為序）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梁·鍾嶸：《詩品》，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宋·歐陽脩：《六一詩話》，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訂：《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臺北：學生書局，1967。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宋·蘇軾著，清·馮應榴注，黃任軻等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宋·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等校點：《黃庭堅全集·宋黃文節公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宋·陳輔之：《陳輔之詩話》，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

宋·周紫芝：《竹坡詩話》，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宋·呂本中：《童蒙詩訓》，郭紹虞校輯：《宋詩話輯佚》，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

宋·吳可：《藏海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宋·蔡條：《西清詩話》，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宋·胡仔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 宋·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 宋·蔡條：《西清詩話》，收入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 宋·費袞：《梁谿漫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8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宋·劉克莊著，王秀梅點校本：《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劉辰翁：《須溪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71。
- 宋·劉辰翁：《須溪集》，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 金·元好問著，郭紹虞箋：《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 明·胡應麟：《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73。
- 清·毛先舒：《詩辨坻》，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 清·賀裳：《載酒園詩話》，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 清·吳之振、呂留良編：《宋詩鈔》，上海：三聯書店，1988。
- 清·趙翼：《甌北詩話》，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蔣士銓著，邵海清校，李夢生箋：《忠雅堂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清·高宗敕編：《御選唐宋詩醇》，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4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清·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

清·王藻、錢林：《文獻徵存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

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

2、近人論著（依姓氏筆劃為序）

王水照：《鱗爪文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

王友勝：〈歷代蘇黃詩優劣之爭及其文學史意義〉，《中國蘇軾研究》第3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83-100。

王守國：〈山谷詩美學特徵論〉，收入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75-88。

王利器：〈蘇東坡與小說戲曲〉，收入孫欽善、曾棗莊等主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頁360-361。

孔凡禮：〈《艾子》是蘇軾的作品〉，《文學遺產》3（1985），頁39-42。

白敦仁：〈論黃庭堅詩〉，收入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選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67-69。

朱易安：《唐詩學史論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朱靖華：〈論《艾子雜說》確為東坡所作〉，《朱靖華古典文學論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頁405-416。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徐中玉：《論蘇軾的創作經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馬積高：〈李杜優劣論和李杜詩歌的歷史命運〉，收入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2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頁289-300。

孫微：《清代杜詩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04。

秦襄明：〈論宋代詩歌創作的復雅崇格思潮——宋代詩歌思潮論（上）〉，收入《中國首屆唐宋詩詞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頁612-635。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張伯偉：《鍾嶸詩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5。

張高評：《宋詩特色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00。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

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收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1期，臺北：學生書局，2002，頁83-158。

張高評：〈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收入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上），高雄：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頁87-122。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臺北：里仁書局，2009。

張高評：〈白戰體與宋詩之創意造語：禁體物詠雪詩及其因難見巧〉，《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9（2009.5），頁185-210。

張高評：〈方東樹《昭昧詹言》論創意與造語——兼論宋詩之獨創性與陌生化〉，《文與哲》14（2009.6），頁135-144。

張高評：〈破體與創造性思維——宋代文體學之新詮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9：3（2009），頁20-31。

張敬：〈我國文字應用中的諧趣——文字遊戲與遊戲文字〉，《幼獅學誌》14：3、4（1977.12），頁 62-103。

張敬：〈曲詞中俳優體例證之探索〉，《國立編譯館館刊》7：1（1978.6），頁 1-31。

張敬：〈詞體中俳優格例證試探〉，收入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頁 195-217。

張敬：〈詩體中所見的俳優格例證〉，《臺大中文學報》2（1988.11），頁 9-30。

張蜀蕙：〈蘇軾諧謔書寫與唐宋戲題文學〉，收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第五屆，宋代詩學》，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2000，頁 59-94。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陳伯海主編：《唐詩學史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傅璇琮編：《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高雄：麗文文化出版公司，1993。

黃鳴奮：《論蘇軾的文藝心理觀》，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7。

黃寶華、文師華：《中國詩學史·宋金元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

程千帆：《古詩考索》，莫礪鋒編：《程千帆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曾棗莊：〈評蘇黃爭名說〉，收入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 188-204。

曾棗莊：《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舒展選編：《錢鍾書論學文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長沙：岳麓書社，1983。

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蔣寅：《清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2005。

蔡鎮楚：〈論歷代詩話之李杜比較論〉，收入李白研究學會編：《李白研究論叢》第 2 輯，成都：巴蜀書社，1990，頁 309-318。

錢志熙：《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

繆鉞：《詩詞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日〕古田敬一著，李焱譯：《中國文學的對句藝術》，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